

涑水記聞卷第一

宋

司馬光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
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
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
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
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
甲辰將士皆環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謹譟突入驛中
太祖尙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

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眾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眾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眾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劫市汝曹

今毋得劫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眾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不劫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太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偃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

不利通不以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
變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
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
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
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
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
太祖得眾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
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

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
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祖厚恩今為六軍所
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
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
吐之不退質頗諂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
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
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
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卽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
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

但欠世宗一死耳 鄭毅天云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復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閒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閒洶洶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

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乃來家閒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退

太祖初卽位亟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

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於是眾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嘗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

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畫壁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

天子解舍汝豈得敗之耶

始平公云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搥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搥首視之搥首卽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

魏舜卿云

太祖常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悞故不樂耳孔子稱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

學海類編 卷第一
一而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卽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

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於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尙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

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
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
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
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尙急
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
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
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畱時節度使李懷忠乘
閒諫曰東京有汴梁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
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
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

右皆出石
介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
子入廟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
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搆臣父耳上曰
吾亦聞汝數諫諍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
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

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爲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幅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

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卽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

閻士良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尙康甯嘗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趙普擅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數帀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敕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勅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約爲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

掌之太宗卽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旣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
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
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

右皆趙
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
以來數十年閒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
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
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
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
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
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
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
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
若爲郡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
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
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

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度易制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

始平公云

太祖旣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

宿衛厚其賜糧寤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
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
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於未亂故也 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
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
力攻必取之固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於成
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寔吾之股肱牙
爪吾甯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
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大甯
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
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
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
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
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朕今赦汝汝能爲我用乎
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
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閒則走河東耳上

怒命以鐵槌槌其首曳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於御座前傳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鞶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尙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講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爲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爲籍記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

右皆出三朝訓鑑圖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卽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没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涕泣憾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誚讓之羌懼卽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尙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壻也爲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答之十下而已

右皆始平公云

張美爲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爲妾

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汝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旣來則何如對曰旣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卽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爲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語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

爲取於民也善遇民女歲時贈遺其家數慰撫之美
惶恐折節爲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

世謂之滄州張氏

龐安道云

周渭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渭爲廣南所虜其妻莫氏
并二子畱在家渭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
渭喜以爲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爲侍御史廣南轉
運渭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年
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渭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
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渭爲具

奏詔特爵爲縣君并其二子渭皆爲奏官

張公錫云

周渭爲白馬縣主簿大吏有罪渭輒治之太祖奇其材
擢爲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縱其士卒
暴犯居民渭往責而斬之眾莫敢動上聞益壯之
詔褒稱焉

出聖政錄

王明爲鄆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
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
明爲鄆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
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喻其意數日積

薪芻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卽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元坐於府門問其故德元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

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遂與王雪中步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元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元後爲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爲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詔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幃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

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右出聖政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勅已出韓王復懷之

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邪對曰非也因別奏事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畱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爲後患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也韓王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藍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卽位常話及世宗舊吏曰不敢負其主者獨曹彬耳由

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堯夫云

太祖時宋白知舉

疑爲陶穀

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

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
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爲白我我安能知
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斫汝頭以謝眾白大懼
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第一終

涑水記聞卷第二

宋

司馬光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四匹常有怨於富平人志必

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眾伏於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具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眾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

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慙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虜調發陝西芻粟隨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曰

楊譚見手先教鑠林特逢頭便索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蔭戶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鑠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旣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畢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尙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

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乃詔昌言行所至卽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眞宗卽位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旣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貫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連及王欽若亦有

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意熾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叙爲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智於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旣行時有峩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謂上曰昌言折頰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畱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

知政事知鳳翔府

王原叔云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胷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旣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箠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

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畱熟觀其獄詞耶畱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畱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遶垣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止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廳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晉擢自幕職半歲中

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公云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兵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需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

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畱廷中不去上旣入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碁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尙畱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加

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

王居日云

曹侍中將薨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

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於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眾言李超瑋卽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

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虜鳴笳肅而遁瑋以大軍征之虜眾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濠西邊由是惴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額呼之爲父云

全昭云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伯康云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素固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

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

張錫云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閒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津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卽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爲峨嵋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卽位始

召之用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疏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爲秘閣校理 黃希云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置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卽以授之

魏廷式爲益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爲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卽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亮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旣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眾皆褒嘆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

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爲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

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

右出聖政錄

王禹偁字元之濟洲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纔周歲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改禹偁爲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常曰當今文

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卦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

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

始平公云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院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鄉者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事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

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
陛下以爲何如準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
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
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卽召閣門吏役奏宰相臣
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
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
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虜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
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
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直置于延

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然微卿
幾誤我事卽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
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

張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
上所在眾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
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
以爲不可王乘閒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
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

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推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

王宜父云

蘇王元偓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

楊樂道云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

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

陸子云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鄂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卽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爲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深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

之召爲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卽位屢遷至
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
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考校貢院及
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爲中書舍人
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事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
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
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
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
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

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

部尙書

出穆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

林學士

唐子方云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
氏骨鯁臣也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
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
虎子爲刺史以仁冀代爲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
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

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禮而遣之開寶九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畱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爲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爭以爲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爲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爲副俶辭又更除鄧州以仁冀爲鴻臚卿卒

之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

子方云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合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聞其與趙中令爲仇曰彼元勲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

富公云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以白上曰普身爲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
時爲西京畱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
中遂如京師捐於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尙幼稍長擒讎人生鬻
割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
契丹用爲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
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
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非汝敵也不
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

去城人開門請降 張文裕云

皇清類編

卷

二

終

涑水記聞卷第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三

宋

司馬光

太祖時趙韓王普爲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韓王置左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

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
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
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
翰卒未至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程熙云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
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
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于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

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閣門進膀子云勅差往江
南句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
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
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
爲誠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
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女巫道
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

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

揚州

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王禹偁爲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爲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閒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

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

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

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

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出神道碑

真宗卽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

政疑禹偁輕重其閒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

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

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

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

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爲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真宗卽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爲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爲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宜糾以舊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

之事宜依格勅注擬四曰澄汰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其自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讎仇世以爲知言祥符中眞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卽召對擢大理評事皇祐中其曾孫汾第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令無降等面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

出次道所撰碑

張洎爲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旣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辨乃得解

事見國史

張洎與陳喬皆爲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効死於李煜之前喬旣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爲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爲員外郎判考功寇萊公判流內銓平少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貴每入省泊常立於省門磬折候之萊公悅引與語
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泊而死
薄其爲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泊皆厚
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張泊
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殺之非
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爲上言泊學術該富知識宏
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泊女
嫁楊文僑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爲笑後終出
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僑公修國史爲泊傳極言

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
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
毆其幞頭墜地趨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卽以嗣宗
爲狀元昌言次之初爲秦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
嘗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冲
召嗣宗謂曰汝爲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
冲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
枷冲悅卽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遣

武德辛之嶺南觀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爲耳目切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

韓欽聖云

張開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閣門見箱中有錦軸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

詢遠避之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之將乘撫其鞶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繡鞵耶龔伯建云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眞宗時俱在清貴詢好潔衣服衰以龍麝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度體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吳人面如刻削時人爲

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頗尙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數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爲轉運使令人負礪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曳之故從者憑依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爲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翰林學士

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也謂貌睢盱若常寒餓者而貴震天下相者以爲眞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邪中立曰然吾輩官皆員外郎敢望園中獅子乎眾大笑

借聲爲園外狼也

朝士上官闢嘗諫

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闢

借聲爲鼻

何能知下官口及爲參知政事日或

謂曰公爲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勅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墜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嚮若瓦參政齏粉久矣中立爲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繁方之未幾罷爲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於家

先朝時鎖廳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爲奇異試不中皆以責罰爲私罪其後詔文官聽應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鎖廳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爲

宰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旣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爲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祐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
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鎖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
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於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
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鎖廳試者不復限以舉數
故事鎖廳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宋靜
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
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靜試卷皆不得預
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
勢得之乃聽考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

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
景仁成都人與兄鋹皆以辭賦著名自吳育歐陽修
爲省元殿前唱第三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
時人以是賢之

靜字子鎮眉州人

廬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閒吏治簡易民俗富
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
嫁娶者宗族競爲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傷今不
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賈昌朝陳執中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

貽永參知政事 工部侍郎丁度 樞密副使 諫議大夫 龐籍吳育

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 州軍知陳州章得象軍知澶

竦王貽尚書 刑部晏殊 節度使 軍知永興軍程琳 資

政殿大學士 知并州鄭戩 端明殿大學士 翰林學士

圖閣王堯翰林學士 王堯臣見上判官院孫平資政

殿學士 侍郎西京畱守張觀給事中知揚州韓琦諫

畱守王舉正翰林侍讀學士 判農寺楷知青州葉清

知鄆州富弼 龍圖閣學士 王堯臣宋樞密直

辰提舉諸司宋祁 龍圖閣學士 王堯臣宋樞密直

州梁適知鄭州王拱辰 龍圖閣學士 王堯臣宋樞密直

學士 知鎮州明鎬知杭州蔣堂知龍圖閣直學士 秦

州孫祖德知徐州張奎給事中知開封 御史中丞 若

府張存劉沆知滑州張錫田况居憂 御中丞 若

訥尚書左丞 徐衍 給事中 高覲 州 諫議大夫 知廣

權知江知制誥 楊偉彭乘趙槩判流內銓錢明逸 天

章閣待制 知處州張盪之知杭州沈邈知河中府王

融知蘇州滕宗諒楊安國陝西都轉 前兩府致仕 太

運使夏安期河北都轉運使魚周詢 前兩府致仕 太

張士遜太子太師張耆太子太 前兩制致仕 侍郎

張安壽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

不差尺寸慶歷中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誤忘一拜

而起外閒謹言呂相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十四日忽感風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又曰彭內翰乘往在三館時嘗與釣魚宴故事天子未得魚臣雖先得魚不敢舉竿是時上已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待座者畢賀已而乘同列有得魚者欲舉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魚學士未可舉也侍中者曹鄴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頃之宰輔有得魚者左右以白網承之及利用得魚復用紅網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謂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難以久矣未幾而敗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故錢氏臣歸朝爲侍禁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屬文爲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府解者以百數竦爲第五貢院奏名第四會其父死於邊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試詩賦優於省元陳堯佐以其幼故抑之未舉請免省試詔許之竦以奉職行

父喪服終換丹陽主簿舉賢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評事通判台州秩滿遷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修史俄知制誥時年二十七又曰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吳育第三等下自餘皆四等上竝爲及第降此則落

魯平曰宋初以來至眞宗方設制科陳越王曙爲之首其後夏竦等數人皆以制科登第旣而中廢今上卽位天聖六年始復置其後每開科場則置之有官者舉賢良方正無官者舉茂材異等餘四科多不應皆

自投牒獻所著文論差官考校中者召諸閣下試論六首及中選則于殿廷試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卽爲美官慶歷六年賈昌朝爲政議欲廢之吳育參知政事與昌朝爭論於上前由是賈吳有隙乃詔自今後舉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乃得考校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直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

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爲修從子城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時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乃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蹤跡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爲知制誥知除州執政私曉譬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

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龐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秘閣下夜召入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牒託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眾宰相不能悉領理向敏中時爲諫官上言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略觀大

情卽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槩定覆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觀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迺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審刑院小屬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束帶火將至曰大人嚮者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刼盜繫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

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白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建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

音更

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

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

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十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

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景祐初累遷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每夕竝侍上寢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內寺省都知閤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召甕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云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尙復何云卽載送別宮明日下詔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尚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畱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聽換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四遷爲遙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再益廣于今爲遷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鞠詠

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力擠張士遜援呂夷簡意夷簡引己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伉久之不敢薦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涑水記聞卷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四

宋

司馬光

叔禮爲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
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闐塞
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
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早倉中給軍糧軍
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
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
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秘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

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

臣下所薦耳不若竝進二名更請上擇之眾以爲然
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
於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竝用二人
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意
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
上之言自古聖帝卽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
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
不習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
太祖卽位之年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又問眞宗亦然

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談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
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
詔落侍講通判歙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傳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
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
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
鄉閭閒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
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
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人餘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者尙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歷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閒萬事俱塵土畱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

使轉運使沈邈陳述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言以卒數萬餘修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慙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獲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楊入蘄黃永吉自後緩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頓舍比至蘄黃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

超遷閣門通事舍人又遷閣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
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
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
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
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
中可爲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
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
不止上乃命中使賚勅誥卽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
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

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久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
執中涕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
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
襄孫甫所言旣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
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畱二人供
職旣奏上頷之退歸卽詔吏出劄子今襄甫且如舊
供職衍及得象旣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
曰曷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

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卽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州頃之得象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誥少所褒美慶歷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當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

怨臣故盛夏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罪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資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戶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當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憾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口陳者不可勝數辭龍

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盥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舉首于木上每旦

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卽以鎗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必若此能用吾言乃可眾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眾頗聽之會朝廷遣知制誥田况齎詔諭之况遣人于城下遙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聽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逾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

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
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
汝尙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
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
登城卽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於是信之爭
投兵下城降卽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
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閤門祇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與張盥之不協在
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盥之首我當降願

賜盥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
軍中斬盥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
北遇之卽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
者爲之藉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
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盥之落職知虢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旣而去
曇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
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
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達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

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卽時
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
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
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
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其尸出爲之治喪事
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于城南佛舍然
後去嗚呼達誠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
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
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
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
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畏猛犬遠
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
雖巍然衣冠類君子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王景曰榷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
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監大售真廟以降緩
刑罰寬聚斂私鹽多官利日耗章獻時景爲選人始
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惡鹽信否對曰惟御膳及
宮中鹽善耳外閒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
土鹽不可食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
縣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
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盛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
法詔下各郡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慶歷初范傑復建
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
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爲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斷虜入寇
之路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爲水則乃言可
以限絕北胡隄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
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閒合處又三十四里而圖畫密
相比以朝廷有澶淵之役胡自梁門遂城之閒積薪
土爲甬道而來曾不畱行又况冰凍及自西山或不
合處過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
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敏補之
水不能北流則愈南侵也

梁寔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

醉而殺之以書詫于寔父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爲
吾功力能辦西北顧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爲
國家行不信於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
數爲卽洞中誅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
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
至兩制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端
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
幸國子監詔奭說尙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

讀詳明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耶因
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
講賜紫章服

真宗卽位令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
爲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
圖待制會真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真宗
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
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
詔知兗州上卽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爽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譯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畫無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鑑之助時莊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爽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畱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

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尙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二百匹改工部尙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俄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爽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竝詔羣臣賦詩翌日爽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鞦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竝召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爲榮耕籍恩改禮部侍郎是歲累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

宣奭舉動方重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采精力因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不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享獻神飲福止用一尊不設三登登歌不雍徹冬至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闕竝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

冬至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琪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素稱馮進士奭諸科及第奭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爲侍讀學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遷禮部尙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秘閣奭已辭亟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

中丞不預王時爲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於兗州元性微吝判國子監公謙日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資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服金帶孫奭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述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砦都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洵懼請濟師十二月以甲五千來畱半月寇無聞正月初還屯華沼寇又聲

言由保安來俾懷德壁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夔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砦夔甲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夔聘入延延兵合三千雍失據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劉平至自華沼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瞽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

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爲雍使督平進且曰
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眾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數指
揮乃悟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
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
比晚復至爲兩翼以揜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
軍遂敗寇圍而薙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
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
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三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
至鄜州奏平率眾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

聞乃斲德和腰賞平元孫家初雍辟計用章自副李
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勤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
延安鄜康伯垂涕守勤皆吐之圍解守勤欲白二人
雍使先之遂奉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
安州

又曰九月寇屯 寺聲入寇十月一日沿邊部署葛懷
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
三萬從行畱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
曹瑛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

懷敏未應知和請暨瑛先進曰君祿盈庫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芻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爲寇所窘束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有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眾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眾從之寇躡

其後爲方陣而行及葺上寇分爲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爲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殉虜以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遷待制知虢州

西鄙用兵許公

呂夷簡

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

彥博爲相

龐公

籍

爲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

事在朔記

文公罷三蕃接伴不使侵擾河北虜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亡術

溫成葬多過制度翰林學士頓置七員

措置顛

倒劉滉自江甯移廣州不改待制向傳式自南京移
 贖銅充真用邪佞崔澤非次除給事中澤治執中獄
 卿出知軍用邪佞崔澤非次除給事中澤治執中獄
 家舉豫州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舉又
 為館職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舉又
 封爵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汀州石民英勤入使臣
 差排斥善良呂景初亦有將及我之言馮京言吳充得罪
 遣卿無罪充等尋復任情迎兒方年十二用嬖人
 真卿出門京亦然食一女僕髮自縊而張氏所捶徧身
 冬髀縛絕其飯又一女僕髮自縊而張氏所捶徧身
 瘡痕自縊而死又一女僕髮自縊而張氏所捶徧身
 三事繼發前後所殺亦間家聲狼藉胥吏貴族宗姻
 不少既已與獄尋白罪之未嘗禮一賢才所與語者
 不免招延十秘苗達劉抃義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

李賢甯程惟象之輩處台鼎等八事
 之重測候災變意將奚為

涑水記聞卷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五

宋

司馬光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由是夷簡惡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諡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慰失時十月戊午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尙氏楊氏尤得幸尙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尙氏嘗于上前有侵后

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閣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藉藉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孔道輔怪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未降
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
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宦者闔
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
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
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
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
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
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

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
夷簡卽爲勅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
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勅尋至遣押出城
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
忿且爲呂夷簡閣文應所譖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出
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尙二美人而立曹后久
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
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
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

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
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
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特用文富爲相自
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
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
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
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爲實無
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

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
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
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
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此陛下
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
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
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拽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浪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
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爲謨甯令共掌軍國之政

而剛浪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浪凌書及銀龜曰向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偽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旺榮以聞于元昊囚嵩而使剛浪凌摩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涇源葛懷敏戰沒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

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閒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

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
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款朝廷
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
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
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
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浪凌等遺公書來言和親之
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爲還書草稱剛浪
凌等爲太尉使公報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
臣已爲三公則元昊可降屈耶不若稱其胡中官謨

甯令非中國之所諭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浪凌
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而稱以款公不復奏卽日答
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
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邦泥定
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勛至京師朝廷復
遣趙良佐張安奭等復往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
物及他盟約使稱臣誓表上之朝廷冊命爲夏國王
先是元昊嬖尼生子甚愛之剛浪凌恐其廢立會元
昊妻拽利氏子甯令娶剛浪凌女爲妻剛浪凌謀于

成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帳伏兵殺之未發其黨有告之者元昊圍拽利氏盡滅族

李戎訟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正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謹守法度吏耳移環州法別子古上彥遠書除天興尉

文公爲相龐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爲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

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膺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旣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

章專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釗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

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鎮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况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旣以赦若訥不

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補亦當爲之况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洵洵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

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於是以前世爲獲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

學海類編 卷第五
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訟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旣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蜀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遷上學士置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閣內議之朕坐

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閣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甯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充壯必未

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違豫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壓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于天及旦霽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扶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

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惟君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

謹愿及夕諸宮門白下鑰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辰兩府詣東閣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賜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喜聞上語卽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讖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

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閣宮人侍俸而已旣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謀以上躬不甯欲畱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於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畱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閒暫出御崇政殿以安眾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請詣殿見上史志聰等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甯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

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
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
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
搜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眾乃召殿前都指揮使
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
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
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爲然彥
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上疾愈沆
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

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
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畱守賈
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
官二人候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
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
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
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
之不以示同列同列問不以告旣而召二人而語曰
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眾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畱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寢清甯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兩醮

府始分番歸第者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宮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時眞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材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

學海類編 卷五
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卽帝位復召入宮

劉貢父曰眞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爲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者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

仁遂致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構山棚大宴又財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駿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正是駿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爲相

袁默云

錢資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常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敢爲也深歎服之富公云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不因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

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勅與廢紙同束屋梁閒滕元發云

涑水記聞卷第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六

宋

司馬光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其同官以拯

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作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眞宗卽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卽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聶之美云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疏才識無以逾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

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決擿言放陰事數
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嘗
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邠土妖狐窟穴空

公云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
之笑曰何事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

魏舜卿

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忤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
則句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

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爲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
官至尙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爲修
宮使時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
之由是人皆樂爲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通
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

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眞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
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

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

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
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
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
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中
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閒然富民犯
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
臣無有及者

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
傳位皇太子自上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

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
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
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
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割其胷
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
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
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
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

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使言狀
萊公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聞
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
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勅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
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
蜀劉氏置朕于宮中眾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

曰果如是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
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
工部尙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
初復以工部侍郎入相

陸子履云

宮美以鍛銀爲業納鄰倡婦劉氏爲妻善播鼗旣而家
貧復售之張耆時爲襄王宮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宮
大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固令王斥去
王不得已置于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于
外徐使人請于秦國夫人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得

學海類編 卷六
爲開封府通判引宮給事三宮及王卽帝位劉氏爲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爲弟改姓劉云道樂久與張耆俱爲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輪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

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旣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

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踖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

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包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

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

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 眞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眾至今基址尙存謂之麻氏寨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畱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爲轉運使欲樹名聲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

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

麻氏由是遂衰

孟翱云

眞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錫云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眞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
有云得來惟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
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
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
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
恤民而黃巢因于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
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
中使慰諭馬奭子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能
以誦之子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冠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留
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
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
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
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禦
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
日之勢鑿輿回軫一步則萬眾雲集楚蜀可得至耶
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
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

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虜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瓊以所執搥筆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眾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虜兵旣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旣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

之數承閒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爲虜所勝非爲陛下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虜眾悖逆侵逼畿甸準爲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爲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疏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

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閒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直省吏今尙存親爲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爲侍省都知 右皆藍元震云

眞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

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
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
出迪而畱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
復省也 元震及李子儀云

眞宗時王文正旦爲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
旣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
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
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
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

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
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
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反奏入未嘗不獲可同
列雖疾之莫能閒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
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
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
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眾言告旦
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
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

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

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

服旦之識度

張宗益云

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旦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分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傅欽

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旣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

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而止

陳恕爲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糧大數以聞恕諾而

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安可遽違先帝之命

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勲爲使相赴陳州

本鎮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

楊樂道云

真宗旣於大行柩前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

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呼萬歲

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
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卽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郭贄辭訴不

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
拜而復畱不行者上曰朕初卽位命贄爲大藩而不
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甯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畱意
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
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
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
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
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使真宗曰正刺使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庀求尙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庀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

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種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眾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米三

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齎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疋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卽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

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

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甯對
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
應命 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

真宗后
謚章穆

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

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

詔上爲之止 李貴云

涑水記聞卷第六終

涑水記聞卷第七

宋

司馬光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
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
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鈴轄以
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
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
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
領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

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
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
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
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鈴轄震
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眾皆退還走幾十里鈴
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
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公云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

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屬問
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王勝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
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
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
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

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寮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卽
位爲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

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
勞甚至

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
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
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謹呼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
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答子之人
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

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卽帝位擢應機
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
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
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
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
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
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
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
行矣願得所齎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

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卽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寢疏之

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眾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

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趨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 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楚楷云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兵何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云

公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寇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寇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相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

歲丁相亦獲罪 公云

張齊賢爲布衣時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疏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閒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

皆咨嗟曰眞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眞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

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張昭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旣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氣

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

昭云

眞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

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竝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卽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太子

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畱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旣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畱守上旦問降麻丁謂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

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卽上

表請覲未反亟畱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卽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旣至復爲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眞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欲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

辛若渝云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旣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旣罷其所統軍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縗服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

場是時法禁尙疏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既入六錠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鬧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眞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

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贓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眞宗晚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蘇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溼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秦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穀不至朽敗

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
爲朝官眞宗卽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
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
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
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
夷狄豺狼奈何延之塞內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赫
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
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

董河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

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眞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
審慎向敏中爲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
書訟敏中典宅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許上面
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旣而上
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
曰翌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
縉紳興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
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
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終日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個
儻任情獲刼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
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
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自度孤危且
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
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
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
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畱守西祀還遂復爲相
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
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
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
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
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
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
并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
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
失足亦墮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

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邨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罪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邨中少年某甲之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

爲神

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密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

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逾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卽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畱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畱守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

皇清類編 卷之二
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
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
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
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
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爲聖母降生之
地于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
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
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天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
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

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
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
恩至闔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
詔旣而疾甚求對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
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
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
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
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
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

丞質爲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竝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其弟旭一

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鬚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真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直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

星洲類編 二〇
等曰知節言是否且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鄧言吉云

涑水記聞卷第七終

涑水記聞卷第八

宋

司馬光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棗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
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
事禮部尚書諡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
政事禮部尚書諡曰安簡

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

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

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嘗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遣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也及爲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
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辯引
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
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畱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
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
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
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
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畱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
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

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
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
崩迪時以尙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卽位召詣京師加
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
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
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
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

有幸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旨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溼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

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尙幼二女入宮事眞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

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之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逾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閒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

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閣門祇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曰溫成立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

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稍稍而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鑑郭后之禍興于楊尙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溫

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塲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

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節州以不按劾

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鬪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日宣政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

又曰上幼冲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

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没上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會相主之冬至故也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廚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當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旣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

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預爲印署眾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旣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眾官議定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
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
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卽填狀奏云當有樂舞事
下禮院充真卿怒印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府使
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
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于
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
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
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

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
圭瓚以盥鬯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
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
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
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
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祭之明
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
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
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于開封

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乎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

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尙美人爭寵郭后批傷今上頸詔都知而付之初章獻爲上取郭后后恃章獻驕妒後宮莫得進上患之不敢詰章獻崩楊尙竝進后有怨言都知閣

文應惡之因與上謀廢后上問呂許公曰古亦有之
遂降勅廢爲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懷勅并道衣
以授之后恚有諄語文應卽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旣
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
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
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
醫寘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
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

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勅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
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
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
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
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
閒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許
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

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閒之迹卿等
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兗國
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
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句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
公主宅諸色祗應之人始皆隨遣入瑋貌陋性樸上
以章懿太后故命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
乳母韓氏等復離閒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公主
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

楊氏由是外人喧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
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
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
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
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顛狂左右以聞
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
見王姬之尊啓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
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
何以觀示于流俗兗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

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達於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于是瑋兄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

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眾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

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三月庚辰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虜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虜所擒秋虜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閒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范文正公於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

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

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丁正臣云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眞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

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
釵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
管弟殿前指揮使守斌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涑水記聞卷第八終

涑水記聞卷第九

宋

司馬光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
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尙主及
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
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尙主辭
以昔嘗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
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
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

館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部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

汴張鞏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闢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

開封境

王臨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甯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眾

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楊樂道云又云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患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

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勅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閒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爲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

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

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歿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邨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

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

遂檻車送京師副于馬市董秀劉炳竝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旣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
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
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
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
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鑿
眾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
卽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

重水乃大發旣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
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內

殿承制知城事

出希文所作墓志眾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尙氣節以蔭將作監主
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知
執拘之使自凭闌立磚上受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
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呼追不使人執帖下
鄉邨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
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甯云後通判鳳

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常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

墓志云

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

臼匙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

自見縣

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下令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

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

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眾云亦洛苑出墓志

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屬吏李成以擅用官物諸

不法事訐訟按驗有狀酈延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

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

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

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穎公云

慶歷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環州屬

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

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

奴額者素崛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

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額凶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

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額尙寢世衡蹴起之奴額

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

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出墓志

胡首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

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潜于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

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郭固云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

不敢犯

眾云亦出墓志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

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

衡用以爲閒也

眾云

環原之間屬羌明珠滅臧康奴

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

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于夏虜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種旣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詒珍詠諮

諤記誼

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閒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與旺榮曰響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僞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旺榮以聞於元昊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恥自言乃釋嵩囚使旺

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慶歷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母得見賓客

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擢知開封府吳金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

病昏忘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爲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畱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畱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

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眞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畱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眞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楊景宗爲養子名曰茂寔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爲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寔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爲兄用冀幸恩賞卽爲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寔以表呈之茂寔銜之以用屬開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

布眾庶謹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考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寔陳牒稱茂寔爲皇親案署茂寔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寔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寔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甯遠軍節度使知

滁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

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勝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

君貺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

落職徙知岳州

君貺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
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
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免崧於
故相昉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
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
名治臣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

德用充武甯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
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武甯節
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
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知隨州
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
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
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勤等將
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

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孔道輔卒于澶州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

朝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

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詒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爲人旣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

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卽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邊將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甯令娶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間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皆可攷驗朝廷知詒妄言猶以父功特除詒天興主

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其後朝廷籍其父名擢詰診諤

夏英公爲南京畱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恥之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傳歡甚迨夜分練夫

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傳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傳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繼五房耳

黃好謙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 自見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

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生清集續 二

下 史

涑水記聞卷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十

宋

司馬光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爲人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父賊母穢妻濫瓌泊之孫父方洄嘗以賊抵罪母妻

之謗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眾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弟父母衰經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遷知黃州然瓌亦不敢請諡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於窗閒

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殽或閒談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少跣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

第仕至顯官

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爲名皆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爲變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

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也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

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尪瘠嘗與眾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眾客退獨畱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

晏丞相殊畱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必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

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

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贅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具緣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者 好謙云

郭后旣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內女入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句當御藥院

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也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

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棹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閒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婚嫁

崔甥云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

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旣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

始平公云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一
慶歷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爲嫌故度得免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善遇之爲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古杖臀二十全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憾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

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
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卽
以聞詔下處州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
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籠中託人餉之所託者
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于仝仝大怒詔至州勘官
同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從對稱
希古卽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 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
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裏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危

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
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人以爲事在十
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 伯達云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
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
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
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
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洛
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

命滬及著作郎董士濂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戢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戢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濂令還滬士濂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濂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濂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戢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

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卽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旣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竝無所見但覺氣息淹淹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黃好謙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

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

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

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閹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

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
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
人所難也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

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

月癸酉詔擇柴氏族入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

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差

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句歲時祭享

至如知州資序卽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

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顓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眞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禮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一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卽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

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閒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

學海類編 卷第十
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真淳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使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尙書諡文簡度早喪妻

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
建言己亥三月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
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
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
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
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
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既不如
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

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
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干
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
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奸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
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狎出城
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

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閒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閒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倡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

御史臺推鞫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畱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爲賈販氣凌公卿

涑水記聞卷第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

宋

司馬光

王罕于儂智高犯廣州罕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閒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

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邨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今皆得擅斬人一夕鄉邨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卻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南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

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邨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眾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倍蠻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畱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

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
罕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
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 罕云王絃云

光化軍宣毅邵興逃叛慶歷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
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
外郎韓綱性苛急失眾士心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
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三百餘人
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蒸葫酒肉以
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賣

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
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
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歷自隨民又請
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之
何有於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乘城
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
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
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
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

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
邵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
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
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眾盜取庫中
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逾城逃出得小舟沿漢
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
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美
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眾與商州巡檢戰
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

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殺其
將興元府員僚趙明以眾降興興聞洋州有虎翼兵
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
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湑水斬興及其黨
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遂捕盡誅之陳
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
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宜止以
一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兩制

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爲安坐
宥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
監以監押韋貴爲主閉城拒命詔眞定府副都部署
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
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
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

興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
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
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減雲
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閣門祗候逵兄遵以
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水

契丹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曰
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
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

書不獲又求甯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敢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祁公衍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從與虜約曰能爲

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爲后生子寧令當爲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爲謨甯令號野利王剛浪凌爲甯令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之曰汝曷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

亦長矣乃爲此兒戲乎囚嵩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眾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卽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冠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驍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

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曷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遺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藉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

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王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甯令謨甯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元昊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

猶上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猶與從勛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

冊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野利氏寵浸衰剛浪凌嵬名山皆怨之寧令納剛浪凌女爲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於帳中伏兵殺之事泄剛浪凌元弟皆族誅寧令懼不自安慶歷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弒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祚

邢佐臣云拓跋諒祚之母本野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野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尼而生諒祚及寧令殺曩霄國人誅寧令而立諒祚

始牧養其母專制國事兄子藏禍尤爲國母私幸胡人部納皆移忒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年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國母沒藏禍尤引兵入宮誅之其父尤與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詰上諫官錢彥遠書稱吾父離閒剛浪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龐籍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彥遠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辨于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

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
閒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
琦與仲淹先爲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
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詔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

夏國會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眾萬餘人其弟夷
山先降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
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
山知不也旣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
欲鬪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

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
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
世衡金孟名山曰金孟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
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眾多遁亡比
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卽除名山諸司使

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
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
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
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韓

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達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達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

郭帥

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峰議于境老峰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遺人衣而畱領袖者乎縝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達以爲夏虜心欺給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旣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鼎掌機

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遠乃出示之虜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

郭帥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來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一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勅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悉竝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

感於班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朝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是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諡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

靜江軍留後劉平爲鄜延邠甯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
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
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趣土門救應十五
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
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門
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
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
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
兵先發令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

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
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深安軍北碎金路巡
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
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
尙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舖乃遇兵及
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召引
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
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上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爲
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

水爲橫陣郭忠及遵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旣而
官軍竝進擊卻之奪其榜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
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
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
吾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卻二三十
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
南山眾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
馬控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
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父請遣兵一二人

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
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還水
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
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
賊又使詐爲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
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
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
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
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

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眾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畱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虜

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

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閒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卽以密等狀爲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

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旣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卽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削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

學海類編 卷二十一
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
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
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
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
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
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
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三月一日德和將其眾
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眾遣德和歸鄜
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

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鈴轄盧守勤及薛
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爲營護之死生不敢忘
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
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卽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
詔平僕夫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
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
使王沈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
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賊繫縛而去平在
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

身...類...
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
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約法準律
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
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
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二

宋

司馬光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爲所擒

郭帥云

金明旣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

半歲救兵不至遂率眾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舉眾皆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

郭帥云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中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凌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己團練侍者密臧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己爲婚姻屈己居宥州南沒姑川

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夫易禹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侍者乞召屈己至細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己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

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細
頃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
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
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
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
朝廷也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
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
爲元昊所誅已具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商
量已錄白下告身令土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

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
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
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詞知
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
二日起兵有眾二千餘人劫掠邨社族帳只在宥州
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
三防禦姓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
五騎皆披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環羅家云欲歸
命朝廷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

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
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
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晨夜設備遣人
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卽於界首密行托
落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
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
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
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

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康
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體
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
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
後橋寨先令番官奉職巡檢李明領番部圍寨繼隆
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拏兵甲令柔
遠寨主侍禁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
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閣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
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卻吳家外藏上金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二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今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效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

轉官有差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

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堵來路兆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鬪敵福以大軍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即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

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聚積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爲殿而還

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眾于是環慶路部署

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傳掌督芻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英珪律簡禹亨肅傳皆死於賊指揮使將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

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閣門祇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遷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

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甯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

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噓懷亮墜馬援福馬鞏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王立字誠之維州北海中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甯
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
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
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
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羣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護行裝微
訶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
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

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
歸卒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眾入寇陷金明寨執都
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
賊斫壞兩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遣下軍士斫追賊
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眾屯於州城
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二日賊分兵出東西城
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
賊死者頗眾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

鈴轄盧守勤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慶歷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

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厚見緣邊堡寨墮損應增置者甚眾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閒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麻穰寨一百三十里竝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比積石儀

州黃河石路只省得兩程况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爲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况今近裏要害城堡尙多闕漏豈暇於孤僻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

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卽知修永洛城卽今便與未便詔如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部署鄭戢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戢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力

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以付恐
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
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於是城中蕃漢之民皆
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
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逃迹或致
賞罰閒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仕宣撫首
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永洛城事比之他人
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
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

利害凡十三條詔劄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
鄭戩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况永洛城今已修
畢惟女牆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
十六日詔戩等卒成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永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
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
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尙
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思二年方可得
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思分

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竝須入中和糴所費
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
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
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竝從腹內經
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
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
如此又多疏虞此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
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
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人

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
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
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
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
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
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
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隄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
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
秦州由故關山阪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

里則爲麻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籬帳只備西路王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畊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

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閒地土強人爲之標占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募只落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一作私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囑於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於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於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

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
前來葛懷敏救定州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
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轉
難入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
有蹉鶻谷者達谷必利城臈家城裊城古渭州龕谷
洮河蘭州疊巖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
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謂
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
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强盛之

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
路之兵其隴成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
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動移
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效者特在於選舉將校訓練
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
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
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費知微作都
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
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不

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

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揚守素回後又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事乃經久

涑水記聞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十三

宋

司馬光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素等探候西賊尙在後河州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虛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別設伏兵奔衝州城見不輟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

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兼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建甯寨已爲西賊所破賊于周回下七寨殺虜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營民居敵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輟下屈野河來奔衝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飛騎長夜偷路去急乞軍馬司星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甯遠寨其并代州

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竝無出兵救援之意以至八月七日甯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出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糧軍臣尋急令保德火山岢嵐軍人戶各備脚乘於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只於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

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
棄所搬糧草脚乘竝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
糧草於倉場回納切緣人戶請搬糧草雇脚乘所費
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脚契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
斗不以遠近日數計錢一貫文如此費耗若一兩次
何以任之若或出軍擊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先行
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
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
七里割寨令人戶運糧元康輩何以自安今西事未

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輿駑下之材如此舉
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別擇武
臣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專差王元及
并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志往彼策應自部領軍
馬到府州竝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
甯遠寨其康德輿係專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
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勅命王元降右衛將軍
陵州團練使楊懷志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輿落遙郡
軍令逐路都部署司徧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析上件因依聞奏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竝宜削奪仍除屬籍華戎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卽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竝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牒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僞署環州刺史劉乞移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今乞移入延州界誘保塞蕃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閣門祇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舞二劍以出者大呼云欲鬪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舞二鐵鎗與賊格鬪賊應手腦碎餘眾遂卻頃之遵又橫大鋸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入所殺者幾百人遵因馬倒爲賊所害聞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

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贈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淮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遠年帳籍製造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爲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分量戶

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并河北買驢三千頭載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頭仍增京東西南路

康定九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爲一營指揮使一人教習

慶歷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

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
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
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挈康定元年鄂陵
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
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畏
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
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
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於士彬于是

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眾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
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
膽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
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
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
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
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於市者皆斂而葬
之官爲致祭真旣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
士彬時在黃帷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鞞

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訶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於虜中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是時水竭知州苗繼宣拍泥以塗藁積備火箭射賊有諜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積斬諜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

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問曰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處請禿髮衣胡服挾弓矢齋糧餉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閒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爲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

數人守中貴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眾大奔眾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尙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卽捨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卒無以拒吾

則成擒矣我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邈州首領唃廝羅有三子曰磨戩轄戩董戩董戩尤桀黠殺二兄而并其眾唃廝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戩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戩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戩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戩與之共圖夏國夏王諒祚與之戰屢爲所敗嘉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尙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

令鄜延不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戩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戶諸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訴求救方平思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

樞密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入寇前後甚眾皆無事實今

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戩矣諒祚尋復爲董戩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而還

薛向云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大首領唃廝羅遣使李波未裏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唃廝羅前妻今爲尼已有二子曰轄戩磨戩唃廝羅再娶喬氏女今爲妻詔唃廝羅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色號轄戩磨戩竝除團練使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磨戩自請奮擊
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句當公事渙
知晉州自言請使外國故也

熙甯中朝廷遣劉起劉彝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彝
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爲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
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
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遺交趾書曰大王先
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

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
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
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
廉雍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
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
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
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
逃去自縊而死

郭帥云

交趾賊熙甯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

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眾所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

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旦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屯荆鼎豐三郡一將襄州湖北飢米斗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

任公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內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离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領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

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眾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助
順爵賞賜予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
穉罪非已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眾聽無
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
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
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
遣使訴於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服
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
眾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

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師
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 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
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慶歷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蠻鄧和尚等
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
賊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攻環州殺
官吏詔以虞部員外杜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

略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甯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

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旣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挺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眾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欄木所殺蠻兵乃退旣而四月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眾猶遊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緜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閒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

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事蠻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怒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遠若事大小一

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己出蔡不復得預閒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殿學士馬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

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家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氈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

狄鎔范百常云

涑水記聞卷第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十四

宋

司馬光

慶歷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奏瀘州涪井監蠻
攻三江寨詔秦鳳路兵千人擊之

慶歷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閣門祇
候李康伯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涪井叛蠻酋長卬穀
等出降乞旌賞及補受殿侍充涪州監一路巡檢李
康伯與提點刑獄

儂智高世爲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

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畱交趾以爲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爲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爲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爲盜先是禮賓使开斌坐事出爲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斌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爲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乃給言我來

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於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爲然遣其黨數十人隨斌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斌妄入其境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之黜爲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

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簡性愚且很賊未至時僚佐請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

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邨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眾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邨亦不能侵暴鄰

邨一境獨安罕卽徧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閒始安罕旣入城鈴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畱之軻乃訶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旼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

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旼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旼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鈴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於白田忠敗死西路鈴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

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今

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邕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授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青引兵揚言邀賊畱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日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

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眾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番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旣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如寮案無

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部卒

居前匿騎兵于後蠻役驍勇者執長鎗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長鎗之後斷蠻兵爲二旋而擊之鎗立爲束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

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尙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眾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眾人也臣所言非徒便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

其諸子爭之累日上迺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安道募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六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二族請往以逆順諭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

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間諸族俱叛惶懼畱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余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千賞耳于是

安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復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

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召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畱侍儂母元卿等憤歎曰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畱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嚮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養親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

學海類編 卷之九
涕泣求歸不許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墮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眾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閒而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尙寄聲何爲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

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於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於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爲何物乃欲汙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

康衛云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尙未之信

殊不設備榜於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閤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城訶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訶

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擊其眾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於戰場而去

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旣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黃固素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船百餘艘泝流而下夜趣廣州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眾泝流追之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悅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煮于上流販賣及縣

學海類編 卷之四
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贓罪固
竟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

職 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
多爲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
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
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向者從
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
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强

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
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
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
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閒道說諸洞
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强智高深與相
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秔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
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鄙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
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
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

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
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
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
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守陵守
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州
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
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
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勛本居廣源洲弟存祿爲武勤
州刺史存勛襲殺存祿而奪其地又以女嫁廣源州

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壻而奪其地
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
不可親今汝乃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
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
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
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
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
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
智高畱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於夏誠所居之

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絃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爲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爲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之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

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眾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邕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爲內應在文邕

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爲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逾壕蟻附登城將及堞

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之事熙甯中致仕介甫知其爲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爲陰德之報堯夫云

元豐五韓年持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任中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旣進呈上覽批其後曰持國天資忿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奸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於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

以進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寨纔六十餘里畱屯不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卽是深蒨

七薦切竹茂也

俗讀作媿

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蒨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帥其眾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屋數十閒分兵搜捕山蒨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餒死不
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
不豫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
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
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
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
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閒而善之仁宗宦官雖有
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

弄權

涑水記聞卷第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涑水記聞卷第十五

宋

司馬光

熙甯中王詔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
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
而遷官執政曰眾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眾人
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
其知恥

孔疇

于鬼切

魯山處士旼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

南疇令吏卒往逐之疇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

皆失弓鎗偃仆虎來搏齶有小吏執硯趨當其前虎
銜以去齶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齶曰
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
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
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
空囿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閒
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屬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於環慶境上經略使盧
秉棄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因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
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南都統星昴嵬
名濟乃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
久嚮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於兵役之際提戈
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
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
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閒肆詐窮兵侵人之土
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

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旣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

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於天下也况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旣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胷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

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
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
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
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句隨
軍錢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
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
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忘誤乞記于
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
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

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
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
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
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糜發之得
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
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禁抄掠賊亦棄城邑皆
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於中正
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
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

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餘於城東二日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十餘人發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井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酈延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趣保安軍順甯寨己卯王中正軍于歸娘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甯軍夫凍餒僵仆於道路未死眾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

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趣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畱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尙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眾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

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甯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於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寨一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除一官職事皆如故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

待命於保德軍旣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趣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鼎領江東轉運使奏冬氣已嚴水凍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旣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土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

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兵屯召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句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

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閒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鬪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畱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樞

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卽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畱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

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旣聞城永洛卽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

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畱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畱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眾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眾

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笛於陣虜騎爭湧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眾突圍南走猶愈

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眾數百人逾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羸虜左縈右拂直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趙閱道忤熙甯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張濟云

趙閱道爲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

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甯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且曰陛

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闕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闕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闕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范景仁云

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或問劉貢父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

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旣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爲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爲辨之

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令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

更矣

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竝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

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

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貸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

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議頗以爲愜

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捏之乙眞甲僞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檉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尉之則如楛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闕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邨多豪戶稅不可督所

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邨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邨名帖之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邨稅最先集又諸邨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邨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且

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費爲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

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冤

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
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
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
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
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
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

爲法

自見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

不出觀故上於閏月十五日夜於禁中張燈露臺妓
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尙未平酒數行而起

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
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
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
卽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
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
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

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
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
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
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
斬之上素知其不能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
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
宮官鄭穆問鞫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宮官
馮誥錄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
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

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
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
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
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
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
瑤華宮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千緡更增倍之厚加資
送曰候王意解當復迎之君貺云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
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胡蘆

河兵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卽上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眾共解之昌祚憂患成疾

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學海類編

卷第十五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五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六

宋

司馬光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合民貲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眾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

學海類編 二
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

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於外能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官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列于水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句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其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

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卽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一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某日以掃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曲開直河旣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

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旣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甯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掃申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更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

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獎是將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掃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閒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

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耙爲不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耙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

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逾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耙于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侯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其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耙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

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
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勅熊本落知
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
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

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
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
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
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
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

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淤何傷但恐
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
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
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
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
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
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

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於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勅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

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爲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甯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畱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琬等二口水勢
琬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
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
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
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甯八
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
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琬
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
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

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 立之云

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
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王莽河口
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
縝都水監丞劉璪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 邦彥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
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
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甯中市易司始榷開封
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

鹽俟官無解鹽卽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權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畱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

盡言其非而更爲別劄稱據景溫申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溫之法

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收田可畊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盡廢天下馬監止畱沙苑一監選其

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
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
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縑
帛糧餉所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
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甯八年冬也

馬
士宣云

熙甯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
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
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

若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
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
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
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爲言之于
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
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
夫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
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
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

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畱書余曰若畱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爲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

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自見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公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吏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州競爲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

皆應減二等由是刦賊盜無死者

劉鳴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甯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卽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

君貺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

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作而退故蔡丞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

出 王永侯云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於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開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來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

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於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

王衮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刼爲鄰里所逐而散旣而爲

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刼人有救者先殺之眾諾他日又刼一家執其老嫗撈捶求貨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撈死其徒卽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甯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

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令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杖來鬪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從自出已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爲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爲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

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僉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子吳冲卿之壻也冲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貸大理吏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齎三千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沖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評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

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賄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竇平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讀示以所承之辭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

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爲面謾確爲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衷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郡牧判官太

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爲樞府檢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爲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卽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皆上所厚承之嘗爲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

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沖卿
上表請退及閤門待罪者三四日上輒遣中使召出
令視事確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
子弟爲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
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
奏劄還之言者乃止

公廉李舉之王得
臣伯淳馮如晦云

涑水記聞卷第十六終

涑水記聞補遺

宋

司馬光

嚮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
廢敕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爲己
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
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考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
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
之察訪京東遷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京
朝官爲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召爲崇正殿說書及介

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於上前祇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爲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爲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爲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甯十年圓丘赦頌除諫議大夫

宗回云

熙甯七年圓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

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爲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爲蘇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爲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圓丘赦宗愈始復館職

宗回云

介甫用新進爲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

李舜卿云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浹所至暴橫箠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

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
轉運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
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
亦不爲起浹欲廢廣安軍眾議以爲旁出他州遠不
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
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
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
歸浹沿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
鞠問浹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

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
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爲甚

劉嶠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
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
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
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
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爲輕己由是怨之
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
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畱金陵不朝參魯公知

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韓

公耳

蘇亮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

介甫深怨之

蘇亮云

曾布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憾之

蘇亮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

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於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慙於上遂堅求退

蘇亮云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旣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閒於卿天日可鑑何遽如此乃起

蘇亮云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
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
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
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
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
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娠安國願死托生爲
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
托生 蘇亮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

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
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
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從誰得
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乎
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
介甫妹丈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
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丈
爲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卽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
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

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
輒曰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
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
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以
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 伯淳
云

熙甯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
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
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

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
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取
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
人窺閒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于幾
等上正喜其出勉强從之由是權益重 鞠丞之云

熙甯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
至暮十往返醫官脉狀皆使駛行親事齋奏既愈復
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 伯淳
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於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至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曹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畱金陵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蘇亮云

內侍李憲旣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爲民害上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

苗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蓄至是剩畱五分皆憲發之也

蘇亮云

介甫旣罷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因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爲成轉運都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

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

蘇亮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爲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爲軍酒稅時熙甯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卽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

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

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恂恂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

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慘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也

仲道思正蘇

亮云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誘其私于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勅榜朝

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考又云其事暗昧不切實 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關射羿之弓

熙甯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
罷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
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
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
極真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
無識皆會而朝之太虛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大
法旗擊大法鼓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
十萬餘言皆倣此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
及天下藩鎮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

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爲貧而仕富貴非
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
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摘
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
言亦未嘗曲徇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
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
書亦足以贊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
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

爲罔慢於是落詔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旣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於顏色王詔曰公居此尙尔况居邊徼者乎顧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詔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詔有隙

蘇亮

李士甯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目不

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囊橐而費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甯中介甫爲相館士甯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甯先亦私入睦親宅與之游士甯以爲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挽歌微有傳

後之意士甯竊其中閒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

袁默云

進士葉適竊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

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甯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旣而介甫出知江甯府是日
雨俠自以爲所言中於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
冬俠上疏幾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
王安石作新法爲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
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甫
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
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
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璪聞之陰訪求當世
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

璪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
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告
使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實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
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
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
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其疏所與
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
繫考驗取當世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
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

之俠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兄爲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既竄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于是臺

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譟耶安國慚懼卽服罪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誘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臣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無爲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勅誥放歸田里曉容勒

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臀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

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不爲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敖私詣某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

方免叔皮

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費于倡家畏其妻知之僞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緡帛及酒遺繪卞及提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父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

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抉摘卞繪等贓汙避事惜情熙甯十年五月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卞落職管句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

李南公吳辨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爲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爲龍圖閣直學士時

熙甯八年十二月也

王得臣云

涑水記聞補遺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